

懷念張火炎老師

懷念張火炎老師

◎ 廖寶琦 / 環醫所

張火炎老師走了，大家都會很懷念他，尤其是他一貫帶著到處遊走的爽朗笑聲，我想同事與學生們永遠都忘不了。我相信，人與人會相遇，都是因為緣分，我與他有一份緣分，是那種淡淡卻可以仔細回味的那種。

我與火炎兄不算是深交，多年來我們一直維持平淡無奇的同事關係，直到知道他罹肝癌，與他數次的短暫言談後，火炎兄卻對我的人生起了一股莫名的影響。他與我都是B肝的帶原者，我素來抱著死生有命的觀念，不願治療。自從火炎兄知道他自己罹癌後，他每次遇到我，總是力勸我服藥治療。第三次勸說時，還慎重的將抗B肝病毒新藥的藥名寫下來給我，笑笑的說，為了家人與孩子吃吧！最後我接受了他的建議開始服藥治療。如果我多活幾年，我的家人與我都要感謝他。火炎兄樂觀地面對癌症，同時還堅持關懷週遭的人，我想是極不容易做到的事，他卻是很自然的一路走來。也因為他的遭遇，我感受到生命的無常，提早決定將死後遺體捐給醫學教學，也與他聊起此事，始得知他也有相同的想法。帶有B肝病毒的器官無法捐贈，能幫助醫學生學習，臭皮囊也算物盡其用，我還開玩笑說要趁早減肥，讓自己面對學生時好看些。最後，我們兩人與我的學生楊淑瑤（曾擔任過火炎兄的研究助理）都作了相同的決定捐贈遺體，想到此，真是感慨萬千，也感念到火炎兄給我與淑瑤在人生觀上的深刻影響。

火炎兄在專業工作上向來受到同儕的高度推崇，我在此不用贅述。但他有兩件事給我鮮明的印象，便是也作為人師對學子的

啟發與做人處世不偏不倚的公正態度，以下就來描述我觀察到的關於火炎兄的兩件事。每當深夜或假日，在學校走廊最常碰見的，就是火炎兄的研究生，我都會很好奇地請教他們，為何工作如此勤奮？他們的回答多半出乎意料的簡單與愉快，「沒為什麼！就跟張老師很認真一樣吧！」他的學生在畢業後，多數有做人的成就，我想應該歸功於火炎兄身教的啟發。另有件趣事是，我有一次不小心偷聽到助理們在談論八卦，大意是說教授間互動多年後，會逐漸形成不同的派別，大家開始評論誰屬於什麼派別。沒多久，我就聽到我被歸類為X派別，我心頭一驚，雖然我自認為不私不黨，竟給人如此形象，可見做人之難。再來，有人發問了，「張火炎老師呢？」，馬上有人不假思索很快回答，「他喔，沒有什麼派！」，可見他是真正的做到為人公不偏不倚，在團體中扮演中道力量，我想火炎兄一生的為人處事，留給我們值得效法的典範。

雖然總感覺不像是真的發生了，張火炎老師真的走了，我相信大家都會很懷念他的一切；換個方式說這個感覺，要怎麼說呢？有點像是，張火炎老師雖然走了，我們都可以感受到他的一部份仍然留下來陪伴我們，他也帶走了我們的一部份隨他而去。